





蘇美英加人士紛起要求闢第二戰場









青年是反希特勒的先鋒戰士

女：正在讀着歐洲各國兒童和青年，被  
及其生命：都處於饑餓之下。他們的思想和發展

[illegible]

希伯來書 10:1-18

青年，正是解放歐洲的無窮無盡的軍隊的



# 日寇的悲劇

白・  
原・

底戰乃和這了功着。社會一寇  
 的那亡是偶兒感傳「從」，個政  
 毛兒國一造敵到在業五同這「治節  
 手是的和的疑頂會。軍月謀個大上寇  
 ；「地平農會頂場」的三協法東的華  
 終天獄建民滑滑內企赫一賢西亞極北  
 掛室，國夫滑稽許箇國赫一下斯博端實  
 不「的婦地的多圖戰到，造竟傳傳  
 住？可天快利恩無此果九終謠會勢聯  
 血那是堂榮用算耶麻一月在傑」，盟  
 腥兒人們的「各」的醇和初北作的而的  
 的是們，相種樂陳我一旬半，鬼竟羣  
 現「並流片片阜土列華華，和它戲異體  
 實地不蔽，鄰建館北北博天在法想們  
 。獵都我睦的護護人樂覽津寇。天，  
 請」是邊耀鴻鑑，民土會等爲大開爲  
 先？白區着畫「使。建陸地機東，一  
 看如廢爲敵模了。設預開關亞一玩  
 一爲，「占型。們展的「博出救  
 下欺到抗區，在看豐覽了會覽了敵

最近平  
 的開回舍區封城和王平（敵佔村）兩個村  
 三二四封城戶數共有一萬三千九百餘人。田畝銀，全  
 年二、三、四月到六月間，在這一個村莊的開銷，是這  
 樣的：

支應米麵	一二〇〇
訂衛飯費	五八四
汽車費	一〇〇
連絡車費	一〇〇
開票費	一〇〇
送柴費	三〇〇
招待偽軍費	二〇〇

以上各項開支，共計一、一〇〇元。

新編會入股麥子折價三三七五  
 僱伏洋四六六六  
 筆墨及公民登記費一〇〇〇  
 雜派三〇〇  
 僅這半年內支銀應做爲共計一十三萬三千四  
 百元五角。這較地畝每年被做爲平均負擔一  
 點六元十倍。這比表明了去年被做爲勒索總數  
 個再看。這百六十來村戶共了兩倍的生活的總數  
 今年僅有一百六十來村戶共了兩倍的生活的總數  
 僱爲保衛團長費四五〇  
 僱爲保衛團長費四五〇  
 挑封鎖溝工費五五二七  
 修築堡工費三二七二〇

[illegible]

所財物到初人。  
而大鄉長和小村的助民員則挨受着多重的賦稅和  
偽軍更無阻的騷罵、毆打，他們到處逃竄着。  
有時不得已到偽縣府去控訴，偽縣政府的大院  
裏火充滿了眼睛，斬釘截铁的喝道：「去！  
不管你什麼大小鄉的，除非你先把我打垮了，  
才許你們不交應呢！……」慚慚嗎？」  
「……」誰敢說不懂呢！  
這樣鬼魔橫行的「天堂生活」，這樣血淋淋的「樂土建設」，不費大東亞博覽會覽物  
委員們半點裝璜之勞，却天天赤裸裸地在人們  
面前演映着，展覽着。

悼朝鮮義勇軍陣亡同志

葉劍英

祖朝反及中帝略。建族，必，背國詳日其來國統台立當所須因整的在門他豈主一灣中前以東此整日獨戰爭一義國等察我方日個本本立之，切切，綏夜與張萬本本東法解革命增彼力並，壓日任六民法西放命養罷在共迫本務中蒙古各勇，同輩迫，實同民人全的斯民的奔走命民幫際反族民，會共的族侵走，族族力的對的乃乃在同反的略呼爲部廣朝行日反朝決全努力存，號了。行鮮動本侵鮮定民力也亡威

軍韓被給視爲之山北，繼成該而，新僑歷弱死以反。之四抗立軍朝組四以迫寇如喬掃廣通年日以首鮮統軍極似以歸不獨四由民來一養力以大假巨之閣作之，一衆，九勇量有之之大精神戰民哀日，轉三軍參力與兵之神，中崑山；實戰八尤加之舊兵打進前，轉行各年爲抗配，。擊行仆該以湖別對戰十共戰合給養，工後軍及南是放場月中工。八民給作繼同華之在宜，十堅作它路，各，志北滿滿傳組日，

的，發門顯鮮大的華的，以無  
的，光展爭抗人之成之慰向  
新鮮明，戰民勞朝韓的，我  
亡「新華社同追悼朝鮮烈士特刊」論文車報

敵僞管束下

一個僞鄉鎮長的座談會

一個的鄉鎮長副坐在僞縣公署東邊的「個院子裡乘涼，每個人的面孔上都帶上了一層憂鬱的暗雲，嘆氣的談論着今年的旱災及今後不可想像的困難情形。

僞民政科長好像是想替大家解決一個困難問題，走到院子裡找了一個兒子坐在一邊，大家都注視着備。

「再有兩天你們畢業了，有什麼問題提出來我給你們解決。」僞民政科長說了話。

大家沉靜了一會，一時想不出提出什麼來好。

一個五十來歲的鄉鎮長立起身來胆大的說了話，打破了當時沉寂的狀態。

「八路軍多的很，鄉長副在村裡敢辦公嗎？」

「這是一個大問題啊！」大家都覺得有些恐懼了。

僞民政科長立時想不出圓滿的答案。

「只要做事公平，八路軍是不連好人的。」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男子說了話。

大家對他說：「他砲頂什麼，八路軍在砲裡過，警備隊肥在邊一聲槍都不敢……」大家對他有些否定了。

「……」僞民政科長沒有了話說，顯出了可憐的樣。最後站起來說：「今天不早了，問個明天晚上再提吧！」低着頭走了。

可是第二天的上，大家在院內了兩點多鐘也沒他半點的踪影。

× × ×